

第一名 蕭信維

個人簡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二年級

1997，從星座書長出來的天蠍座，正與論文奮戰中。

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短篇小說首獎、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小說第一名、新詩第二名、臺北市青少年學生文學獎小說首獎、台北市立大學學燈文學獎小說第一名、散文第一名、新詩第一名等。作品散見報刊雜誌。

---

## 扛轎

前陣子肩膀一直斷斷續續地痠痛，好像有什麼重物壓在身上一樣。剛剛夜半的新年煙火炸的漫天響後又更加痛了。我告訴小陳，他說，哎呀你這一定是卡到了啦，我找師傅幫你問一下就好。然後就拿起手機用 Line 打了視訊電話。我笑說這樣也可以啊。他說，你不知道逆，現在科技發達。

接通了，小小的手機螢幕上閃現穿著紅黑某某總幹事後援會背心的師傅，坐在陽台正在抽菸，右上角有一個小長方框是我跟小陳湊在一起的兩顆頭。我對著手機笑著說哇賽師父你居然會用視訊有 Fashion 喔。師傅吐了一口菸，冷冷地回：「江湖在走，iphone 要有。」

夠霸氣，不愧是師傅。

師傅問我們這麼晚了有什麼事，我說新年快樂，小陳說不是啦，他背如何酸如何痛，說得口沫橫飛大開大闔，自以為是普拿疼還是撒隆巴斯代言人。師傅被他妖言迷惑，要小陳拿著手機對著我四周隨意掠過給他看，小陳很仔細的很仔細的，把我身上的每一個可能跟鬼玩捉迷藏的地方都透過網路即時地傳送到遙遠的師傅手機裡。

我站著三七步，有點不耐煩。象山風冷，人又多，就算一整個城市的煙花放盡，還是有好多跟我差不多年紀的年輕人不肯離去，拿著各式食物酒類，飽滿漲溢的笑聲漫過台北盆地，笑笑鬧鬧拍照打卡，青春就該這樣啊……我低頭看著眼前白白淨淨瘦瘦小小拿著手機認真視訊的小陳。

「等等！」師傅說話了「剛剛那裡再照一次。」

「這裡嗎？這裡？」小陳移動著鏡頭神色緊張。我雙手抱胸。

「哇後面那個妹超正。」師傅說。

「到底在看什麼啦！」

認識小陳的時候我們是同一間超商的店員。我白天要讀書都排晚班，小陳沒讀完高職就肄業，都睡到中午排午班晚班。晚班時遇到的吃飯時間極其麻煩，要頻繁的煮關東煮跟茶葉蛋，來的客人常常要熱一個便當或一碗湯，左手收過水電瓦斯單據，右手遞給客人咖啡，發票需要印嗎？點數需要嗎？您的悠遊卡餘額不足喔！結帳時拿起涼麵問顧客需要幫忙微波嗎？

工作時也沒有什麼時間可以跟其他店員交談。說的最多的大抵是要用微波爐的時候說的借過和整理堆積如山的代收貨物時間的這個整理好了嗎？小陳總說整理好了，但分明沒有，我常常無法辨認他到底是用什麼邏輯整理貨物的。

工作結束的時間一樣，偶爾吃膩了超商微波報廢品的我們會一起去吃宵夜，聊聊過了保存期限的青春故事。他說他爸是道上兄弟「不過是小尾的那種，很小很小尾。」他指著夜市撈魚攤位裡靈動的小金魚說「說不定比牠還小尾」我也無從指認，晃蕩起啤酒，就喝著，任由酒精在胃裡慢慢發酵起泡。

後來才見識到小陳他爸有多小尾，都已經四十好幾還在出陣頭。幫忙打點一些禮儀瑣事。小陳也叫我去。那時候是農曆三月天，媽祖生，整個三月都有無止盡的繞境。一天就可以現拿現金三千，比當店員好賺得多。我翹了課排空班。問他會很累嗎，他也只是笑笑。

轎子很重。會壓低人的背讓人難以呼吸的那種重。木造的八人大轎有數百公斤，我站在轎子的右側，扛起來的時候左肩被壓的好低好低，只能用力頂起，那時候覺得自己是孫悟空肩上壓著一座五行山，幾番騰挪仍舊無解。錢果然還是難賺。站在我後面的兄弟行有餘力的用右手拍拍我右肩，叫我加油，說千萬不能嫌重，嫌重祂會讓你更重。三月天氣還談不上熱，但我的汗已經隨著眉心的弧度滴了下去。

起步的時候整座轎子都晃了起來，嘎吱嘎吱的。出了廟門還在廟埕的時候，第一波的鞭炮就在轎子底下轟然炸了起來，紅紙四散金光亂閃，炸得天昏地暗，那時候一點也沒想到有被鞭炮炸到的可能，想的只是我沒有辦法摀住我的耳朵，只好緊緊靠著肩膀上的神轎，直到所有的火藥都燃放殆盡，直到所有的煙花都綻放又成灰，神轎才悠悠前行。

呼吸。吐氣。呼吸。吐氣。我緩緩調整自己的呼吸。試圖放鬆緊繃的肌肉。至少要走上半個鐘頭才能換手。在那段扛著碩大轎輦前行的時間裡，我顧不得思索自己前行的方向，只能執著地想著一些細微瑣事，努力讓自己忽視具現化的肩頭重擔。

呼吸。吐氣。

國中以後進到高職，半工半讀，上課睡覺晚上上班，小陳不只一次告訴我，要不像他早早退學上班就好，要不就乖乖上學，不要浪費錢繳學費。但那時候的我總是捨不得學校，還想要讀點書，家裡又需要錢。我又不是那麼上進，現代不用鑿壁偷光只要結束班以後繼續待在超商讀書就好，但就覺得好累，也有一點跟命運賭氣的意味，現實要擊垮我，那就讓他來吧，我也不反抗，自以為倒在地上覺得自己沒有輸的就不是輸家。

呼吸。吐氣。呼吸。吐氣。我的雙手青筋都浮了出來。重量一直壓在左肩，快要喘不過氣被壓倒在地。我艱難的抬起右手招來輪替的夥伴。他蹲低站在轎桿下，我說接好囉，他說可以，然後向上站替我頂起重量，我伏低離開。

吁出一口大氣。覺得整個人鬆乏乏的，肩膀卻又緊繃。

前方請神偶的也正要換手。神偶立定，旁邊人趕緊拿了兩張塑膠椅，裡頭的人微蹲，讓神偶的木頭架子穩穩地架在兩張椅子中間，人再從裡頭鑽出來。從三太子裡彎腰出來的是小陳。矮個子的他全身汗的濕濕的。神偶裡披披掛掛不透風。聽說那一架神偶也幾十斤，還要不斷搖搖擺擺地走著，操弄著眼睛跟搖動的袖子。兄弟各個汗如雨下，旁邊有人趕緊遞茶遞毛巾。

我跟他坐上後方補給用的小貨卡後廂，頂棚被拆了，風就從四周吹了進來，拂過我倆溼答答的身上。我問他在神偶裡面的時候都在想什麼。他偏了頭想了一下，彷彿那是很古老的往事。他說，他在想家裡還有工作時候發生的一些事。我拿起宮廟提供俗氣卻很吸水的黃色毛巾擦了擦汗，說我也是。

不知道為什麼，後來的好幾次我抬起神轎或站進神偶裡，肩膀一撐起重量，想的都是那些事，那些不大不小的事——第好幾次為了念高中還是念高職跟父母吵架，賭氣在高職畢業前一學期放話說要退學，為了拿回家多少錢跟酒醉的父親互拍桌。都是這些事，其實都已經過去的事，在回憶裡撐起模糊卻又不可抹滅的樣貌，總在肩膀一重的時候冒冒失失的闖了進來。

神轎桃花木雕花的窗櫺裡有一層畫上八卦的黃布，讓我抬轎的時候看不進神轎裡面。使我不知道神明端坐神轎前行聽見一方一方的鞭炮又炸響聽見一位一位路過民眾行過合十敬拜的祈求時內心在想什麼，我也不知道我閃現的那些心思祂是否看的清楚。累了一天抬完轎我也沒被啟迪了什麼或淨化了什麼。只在跟小陳一起拿著三千塊離開宮廟的時候莫名的想哭。大概是肩膀腿腳痠滯疼痛的緣故。也許還有其他，但那時候的我並不清楚。只很躁進的偷偷拿了這筆額外的收入去

買了幾本參考書，報名了大學入學考試，也沒管前面的路長什麼樣。

肩上依舊感覺很重很酸很痛。師傅說沒事，沒有髒東西跟。小陳這下才轉求物理原因，又是幫我捏背又是幫我捶肩。我說，我覺得可能是大學真的壓力太大，好多東西我都沒學過，好怕跟不上。他說真的喔，突然很大力的捏了我一下背說我沒讀過大學不要騙我喔。又問我，那你後悔嗎。我自己也想了一陣，告訴他我不後悔，雖然很累，但那是我想要的。自己回答完才隱隱覺得肌肉沒有那麼緊繃了。

我跟小陳說，有時候看一些同學家裡好好的就好羨慕。小陳嘿嘿一笑，說你說我們面前這群嗎。我看著象山觀景台望出去璀璨的 101 和眾多亭台樓閣與穿著五光十色各式名牌的青春少男少女們相互輝映。越發覺得這個夜晚並不屬於我們這種要扛著轎子的人。我轉頭跟小陳說，欸他們穿得比媽祖蝦趴欸。小陳罵我叫我不要亂講話。

也真的會羨慕忌妒那些下了課可以隨意吃喝玩樂不用煩惱錢銀瑣事的同學們。在社群網路上擺弄出各種場合各種笑鬧歡樂，而我只能在超商裡刷過一個個條碼，吃微波報廢品。常常因為太累早上到教室提不起精神就睡著了，隔壁的同學卻因為昨天夜唱 KTV 而沒來上課。

你有沒有跟神明抱怨過。小陳問我。我說沒有欸，抱怨能怎樣，重新投胎喔。他哈哈笑說你好像八點檔裡任勞任怨的小媳婦喔，我打了他一下說那誰是惡婆婆，他說誰對你很壞誰就是啊。我說也沒有誰對我的真的很壞，命運也沒有，我不是還可以在這裡笑著嗎，比很多人好很多了。小陳說幹，你也真知足欸。

剛剛過了十二點後的煙火炸得滿城都是，整個盆地彷彿還有轟然過後的餘音。那些漂亮年輕的孩子們依舊歲月靜好的模樣，新年的到來一點也沒有減損他們的的光華璀璨。遠處的河濱不知道怎的沒有跟著倒數放出煙火，反到遲了好一陣子才度過他們自己的新年，碩大的火樹銀花在夜空中綻放姿態，隆隆的聲響過了好一陣子才傳了過來。

我說，好像神明繞境喔。小陳說他也正想到。旁邊青春無敵的小孩們用手機朝聖煙火與 101，像是某種密教儀式。「不過沒人扛轎欸。」小陳說。我說那我来扛啊，站起身來蹲低假裝要把轎子扛上。小陳從石階上跳下來說他也要扛，我說不行，你太矮，你在旁邊扮三太子，他罵我髒話說他一定要抬。於是我們一高一矮，一左一右，呼吸吐氣，鬆鬆肩頸，做著扛轎的姿勢，腳步沉穩，嘿咻嘿咻緩下台階，踩過浮華的包裝紙垃圾，掠過無憂無慮的笑聲。我們肩膀沉著，也不管路人們投來的奇異眼光，我們用自己一路迤邐下山的笑聲，跨過我們自己的

年。